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第三十八回 論真贗注釋神禹碑 數災祥駁翻太乙數

且說徐子雲請了屈公來，並請南湘、仲清、文澤、春航、王恂、子玉作陪，仍在梅庵中。王恂是日為孫亮功請去有事，因李元茂吉期已定，要招贅過來。亮功因兩位賢郎是不懂事的，一切皆托王恂料理，王恂所以不能前來。子雲因屈道生是個高雅好靜的人，名且中止叫了四個，寶珠、漱芳、蕙芳、素蘭。漱芳有恙不能前來，格外又知會了琴言。是日屈公先到，與子雲、次賢敘了好些舊話。

且將屈公的出身述其大概。屈公是湖北武昌府人，為三閭大夫之後。學貫天人，神通六藝，但一生運蹇時乖，家道清寒，除了書籍之外，一無所有。

其父由宏詞科授了翰林院檢討，未滿三〇歲，即行去世。

那時道生才得四歲，尚有祖父母在堂，其太夫人苦節多年，教養兼任。道生到了〇六歲上入了學，即丁祖父憂。三年服滿，將要應舉，又丁了祖母憂，又是三年。那年服闋後，太夫人又相繼去世。道生一連丁了九年憂，已到二〇五歲了。娶妻閔氏，賢慧無雙。道生奔走衣食，筆耕糊口，歷走燕、趙、吳、越，並滇南、黔省，為諸侯幕客。縱橫萬餘里，遨遊二〇年，名重一時，愛其才品者咸比為杜少陵、孟東野。但其賦性高曠，不善治家，常為貧乏所累。後復遊京師應舉，兩試不第，館於劉尚書家，教過文澤兩年。繼為華公子請去教書，又逗留了三年，仍歸鄉里。守令欽其賢，舉了孝廉方正，銓選了江西一個苦缺知縣，任滿題升了南昌府通判。去年夫人又病故了，剩了子然一身，並無親丁骨肉。

有幾個下人，也是外面薦來的。只有一個長隨叫劉喜，跟了有五六年，頗有良心，其餘是些不關痛癢的。屈公雖則一肩行李，生平所藏金石玩器、名書古畫，倒有好幾箱。到京來，劉尚書念舊，見其宦囊蕭索，贈了他二百金。

華公子知道他來，出城拜了他，送了三百金。屈公得了五百金，又到那些古玩鋪買了好些書籍、名帖等類。從前相好中有寒士者，也分送了好些，目下所餘無幾了。

從前徐中堂在京時，也與他相好，並有些事情請教他，又請他代代筆，作些詩文，所以子雲以長者相待。史南湘是同鄉後輩，不消說是認識的了。

田春航前日已經會過，唯仲清、子玉初次識荆，見了那仙風道骨的相貌，況且又是父執，自然〇分恭敬。道生見仲清骨秀神清，知是不凡。又看子玉溫然玉立，皎若珠光，秀外慧中，神怡氣肅，又不是那徒有外貌的一派，心中〇分大喜，想道：「梅鐵庵可為有子矣。」便與子玉說些江西事情，說道：「令尊大人嚴拒情面，杜絕苞苴，一省人都比他為司馬光、文彥博。士子們感戴是不用說了。」又問些子玉去年鄉試的事，子玉一一答了。道生看他言詞清藹，氣象虛沖，自然已是個飽學，心裡要想試試他，且到飲酒時慢慢的考他。

只見四旦約齊回來，蕙芳已經認識，四人都上前請安。道生拱了手，命他們坐了，細細看了一番，又問了三人名號，調子雲道：「如今京裡的相公，一發比從前好了。」子雲道：「今日本不應叫他們來伺候，因他們尚不〇分惡劣，還可以捧研拂箋。況他們前日聽得先生來了，要瞻仰瞻仰老名士。若得齒頰餘芬，褒揚一字，則勝於拳金之賞，想先生決不責子雲之荒謬也。」道生笑道：「你為我是孝廉方正出身，故有此說。對花飲酒，何損於品行？不是我恭惟你，我看這四位倒不像個梨園子弟。你們自然是極熟的，我卻頭一回見面，我試將他們的大概說出來，看對與不對。」眾人聽了，倒要細細的聽他怎麼講。次賢道：「我知道尊兄是精於風鑒的，但以後的話不要講他，倒要講講從前的是。什麼千金事業、兩子收成的話，我也會說的。你能將各人的性情脾氣講出來，我才服你。」諸旦聽了皆笑。子雲道：「這個未必相得出。」道生道：「不難，待我說給你們聽。」說到此，已擺了席。子雲敬酒，分了東西兩席。東首是道生不消說了。

西首定要南湘，南湘道：「這是我鄉前輩，如何敢抗禮。」才定了仲清。東席第二是南湘，西席第二是春航。東席三是子玉，西席三是文澤。子雲東席作主，次賢西席作陪。寶珠、琴言在東，蕙芳、素蘭在西，一一坐了。主人讓酒，客皆飲了幾杯。道生道：「我將前日先見的蘇媚香談起。」西席的人個個細聽。道生道：「我這看相不論氣色，部位是要論的，然尚在其次。我看全身的神骨、舉止行動、坐相、立相，並口音言語，分人清濁，觀人心地，以定休咎。但頭一句就恐有些不對，我看媚香是個好出身，不是平常人家的子弟，你們自必知道，對不對呢？」眾人心上有些詫異，猶疑他知道他的出身，所以頭一個就拿他來開場，要顯他的本事。次賢道：「你不要訪了他的根底來。」

道生道：「這也何必要訪？我知道他聰慧異常，肝膽出眾，是個敢作敢為的。但雖是個好出身，未免幼年受盡了苦，所謂死裡逃生。據我看，他一二年內，必有一番作為，就要改行的。後來收成怎樣，此事還遠，我也不必說。若說，靜宜又要駁我了。」再看素蘭、寶珠，大致相仿，與蕙芳也不差什麼，就沒有講他們出身。又道：「出污泥而不滓，就是他們三人的大概了。」看到了琴言，道生道：「這位有些不像，如今還在班裡麼？」次賢道：「現在班裡，而且是個五月榴花照眼明，雅俗共賞，是個頂紅的。」琴言笑了一笑。道生道：「雅或有之，俗恐未必。我看他身有傲骨，斷不能與時俯仰，而且一腔心事，百不合宜。此人若念了書，倒與我一樣，斷不能發科發甲的。」眾人聽他說得很切，也就笑了。

又要琴言的手看了一看，道：「可惜了，有文在手，趁早改行，雖非富貴中人，恰是清高一路。你這片心與人兩樣，不是你願意的，恰一點委屈受不得。是你願意，恰又死而無怨。如遇著忠孝節義的事，倒能行人所不能行的出來。但有一句話，心從寬厚上用，可以造命立運，惟怕壽元不足。然而修身以俟，也可挽回造化。」眾人聽他說得真切，便知道真能看相，不是瞎話。琴言因這幾句話，說到心坎上，便也〇分快活。又看那屈道生有飄飄欲仙之概，便也待他親厚起來。

道生與南湘並坐，便問道：「令尊到任可有些施為？請把善政講講。」南湘道：「家嚴初任外官，況且才三個月，尚未辦什麼事，就訪得了一個土豪、兩個蠹役，地方上很稱快。制臺寫信來，也說了幾句好話，其餘也沒有什麼。」道生道：「我知道你令尊是耿直人，定有作為的。說起土豪、蠹役，何處沒有？即如江西，我到任的時候，那土豪、蠹役最甚，民遭其殃者，不計其數。一連七任知縣都裝聾作啞，不敢辦他，因此越發膽大了。有個口號：『東鄉有一虎，西鄉有一狼，虎食人之肉，狼食人之腸。狼虎食完剩殘血，猶飽饞蛇與餓蠍。公門蕩蕩開，蛇蠍齊進來。縣官坐堂如土偶，蠍爬其背蛇盤首。』那狼、虎是土豪，蛇、蠍是蠹役。東鄉的捐了個衛千總，西鄉是親兄弟。一個武舉、一個武生，他手下的都是賊盜，他作個窩藏盜首，結交了東鄉虎，包攬詞訟，把持衙門，又有蛇、蠍二役勾連。我到任時，查三年之內已換了七任知縣，盜案、命案共有二百餘件。我費了半年心力，辦了這五個人，已後就太平無事，也沒有個命、盜案出來。」子雲道：「這功勞卻也不小，感恩受惠的人也不止一縣。」道生道：「我也不敢居功，地方上應辦的我總要辦，盡力作去，也不管身家性命，且到什麼地位再說。」又與諸名士談講了好些事情。

子雲見上菜的家人一件新衣上爬著個蝨子，候他上好了菜，叫他拈掉了。道生即問關子玉道：「世兄博覽經史，不知方才這個蝨子見於何書為古？詩詞雜說是不用講的。」子玉劈頭被他一問，呆了一呆，想道：「這個字卻也稀少，他說見於何書為古，這些捫蝨、貫蝨就不必講了。」婉言答道：「小姪寡聞淺見，讀書未多。見於書史者也只有數條，大約要以阮籍《大人先生論》『君子之處域內，何異蝨之處〇中』為先了。」南湘道：「還有《史記》『搏牛之虻，不可以破蟣蝨。』」道生道：「此二條尚在《商子》之後，古有蝨官，見於《商子》。《漢書藝文志》傳《商君書》二〇九篇，後來亡其三篇，只傳二〇六篇。內有仁義禮樂之官為蝨官。杜牧之書其語於處州孔子廟碑陰曰：『彼商鞅者，能耕能戰，能行其法，基秦之強，曰：彼仁義蝨官也。』蓋仁義自人心生，猶蝨由人垢生。譯蝨字之義以易生且密之意，不知是否？」南湘、子玉拜服。次賢道：「今日道翁要開書箱了，幸這些陪客都

還可以領教。若單是我一個，我就不准你講。」道生笑道：「你們都是些才人詞客，無書不覽，我這老朽，豈敢班門弄斧。況且少年時也是些耳食之學，隨聽隨忘，如今都不記得了。」子雲道：「前日次賢見過大著內有一種《醒睡集》，此書可在身邊麼？」

道生道：「此板早已劈化了，這是少年時無賴，作這些東西，豪無道理。」子雲道：「又聞得有些對戲目的對子。」道生道：「有數□條，也記不得了。」次賢道：「我們前日幾個人，也湊了好些。」又指琴言、蕙芳、寶珠三人道：「這三個還有一個王桂保，他們也對了許多，比我們還好些。」便叫人到他書房拿出一個單子，並上次所行之令也寫在上面，注了各人姓名。道生看了，連聲贊好，道：「不料這四位竟能如此，竟是我輩，老夫今日真有幸也。他們貴行中我卻也見過許多，不過寫幾筆蘭竹，塗幾首七言絕句，也是半通不通的。要似這樣，真生平未見。怪不得諸公相愛如此。可惜老夫早生四□年，不然也可附裙屐之列。」諸人見他欣賞，個個喜歡。

那邊仲清問道：「先生所藏金石甚富，且精於考辨。不知篆隸碑板，究以何本為最？」道生道：「古篆近人不甚講究，如《衡岳碑》，相傳七□七字，在衡岳密雲峰。至宋嘉定中何致子一遊南嶽，拓其文刻於嶽麓，楊用修又刻於滇南，楊時喬又刻於棲霞，輾轉相刻，姑為弗論，余嘗譯其文曰：

承帝曰嗟，翼輔佐卿。
洲渚與登，鳥獸之門。
參身洪流，而明發禹興。
久旋忘家，宿獄麓庭。
智營形折，心罔弗辰。
往求平定，華嶽秦衡。
宗疏事哀，勞餘神□。
鬱塞昏徙，南濱衍亨。

永制食備，萬國其寧，竄舞永奔。

凡七□七字。王元美曰：『銘詞未諧聖經，類周篆、穆天子語。』此為知言。

其次如周武王《銅盤銘》云：

左林右泉，後岡前道。
萬世之寧，茲焉是寶。

亦豈三代語耶？其為贗作無疑。石鼓文，鄭樵謂秦惠文後及歐陽三疑皆不足據。韋應物謂文王之鼓，宣王刻詩。馬子卿謂宇文周時作，更為妄論。唯董、程二氏以《左傳》成王有岐陽之搜證之，鑿鑿可據。以後則秦《嶧山銘》，為宋淳化中鄭文寶刻，尚不失為古篆。漢隸之最佳也，以《孔廟禮器碑》為第一，次則漢《曹景完碑》，一則神奇渾璞，一則豐瞻高華。至魏之《勸進碑》、《受禪碑》、《祀孔子碑》，後魏魯郡太守《張君頌》、李仲璇《修孔子廟碑》等等，優劣互見。漢隸已失，況其後乎。」仲清稱善。

春航道：「蘭亭聚訟紛紛，即定武本亦有二刻。真偽已分，究何以辨？」道生道：「蘭亭刻於唐太宗貞觀年，先太宗為秦王時，得於僧辨才處。貞觀□年，始命湯普、馮承素、諸葛貞、趙模，各臨拓以賜近臣。當時褚遂良、歐陽詢各有臨本，人並崇尚。所謂定武本者，歐臨是也。唐絹本者，褚臨是也。彼時歐臨石刻在禁中，後石晉之亂，契丹輦石投於殺虎口，既為定武太守李景文所得，入於庫中。熙寧間，薛師正出牧，刊一別本，以應求者。此定武有真贗二刻。其子薛道祖又摹之他石，潛易古刻，又剔損古刻湍、流、帶、左、右，五字為識。大觀中詔向其子嗣昌取龔宣和殿，後靖康之亂失去。及明弘治間，得於天師庵中，置於太學，而歐本復顯。褚摹絹本，當時廣賜各郡學宮，如穎上石、長治縣石皆得之，後明代穎上井中夜放光如虹，縣令荀公異之，掘地得蘭亭，並門銅□，舍利數顆，即為荀令攜至家。至今不知流落何處矣。至於各家臨本，不可勝數，諸公自有法眼，無俟鄙人陳說也。」

春航又道：「人說漢之碑，宋之帖，可以只立千古，淳化、大觀、絳帖、潭帖，此四帖可好？」道生道：「以鄙見論，以淳化為第一，次大觀，次絳帖，又次潭帖。然宋人常謂潭帖在閣帖之上，又謂淳化創始，兼以王著摹手不高，未及大觀之精美。然淳化氣運樸厚，大觀光彩浮動，比之詩，則盛而漸晚矣。」

眾人盡皆拜服。

子玉問道：「先生方才說唐詩中晚之分，小姪以唐詩自然推李、杜、韓三家，而王荊公定詩則稱杜、李，又選杜、韓、歐、李四家詩，則以李太白居四。元微之亦謂杜在李上，其優劣之意見於《工部墓志》。以太白天才，竟有不滿人意處。韓昌黎則云：『李杜文章在，光燄萬丈長。不知群兒愚，何用故謗傷。蚍蜉撼大樹，可笑不自量。』乃自真心傾倒之意，究何所折衷？」

道生道：「詩以性情所近，近李則好李，近杜則好杜，李、杜兼近則兼好矣。元微之粗率之文，頹唐之句，於李豈能相近？自然尊杜而貶李。王荊公謂李只是一個家法，杜則能包羅眾體，殊不知李亦何嘗不包羅眾體，特以不屑為瑣語，人即疑其不能。大抵論太白之詩，皆喜其天才橫逸，有石破天驚之妙。《蜀道》、《天姥》諸篇，摹擬甚多，而我獨愛其《烏棲曲》、《烏夜啼》等篇，如《烏棲曲》云：

姑蘇臺上烏棲時，吳王宮裡醉西施。吳歌楚舞歡未畢，西山欲銜半邊日。銀箭金壺漏水多，起看秋月墜江波，東方漸高奈樂何！

其《烏夜啼》云：

黃雲城邊烏欲棲，歸飛啞啞枝上啼。機中織錦秦川女，碧紗如煙隔窗語。停梭悵然憶遠人，獨宿空房淚如雨。

其高才逸氣，與陳拾遺同聲合調。且其論詩云：『梁陳以來，豔薄斯極，沈休文又尚以聲律。將復古道，非我而誰。』故律詩殊少。常言寄興深微，五言不如四言，七言又其靡也。以鄙見論之，李詩可以紹古，而杜詩可以開今，其中少有分辨，故非拘於聲調俳優者之所可擬議也。昌黎古詩，直追雅頌，有西京之遺風，其五七古尤好異門奇，怪誕百出，能傳李、杜所未傳。讀《南山》等篇，而《三都》、《兩京》不能專美於前。人既無其博奧，又無其才力，盡見滿紙黝黑，嶄嶄□□，所以目為文體，至有韻之文不可讀之說。此何異聽《鈞天》之樂，而謂其音節未諧。特其五七言絕句及近體詩非其所好，只備詩中一格，原不欲後人學詩，僅學其五七言絕句小詩也。」此一番議論，議論得個個首肯，寶珠、蕙芳等亦頗能領會。

子玉道：「詩之妙論，既聞命矣。韻有通轉之分，且處魏晉而始，如李登之《詩韻》，呂靜之《集韻》，齊周□作《四聲切韻》，梁沈約撰《四聲》一卷，而韻譜成。隋陸法言、劉臻等，本沈約之旨又為《廣韻》，唐郭知玄又為《切韻》，孫□又為《唐韻》，丁度、宋祁為《集韻》。景雲已後，又有《禮部韻》，王宗道之《切韻》，吳棫之《韻補》，元陰時夫之《韻府群玉》，其合韻、分韻，究以何韻為是？」

道生道：「韻學之辨，諸家通轉各有依據。沈約以越音而定八方之音，豈能盡合？而同一字也，而舌與齒為一音，齒與舌又為一音。即如五方土音，甚難吻合，所以支元之韻最雜，正不知何方人才能念出一韻來。昔分在韻為二百六部，自淳化中，平水劉淵始並為一百七部。《廣韻》計二萬六千一百九□四字，《集韻》計五萬三千五百二□五字，《禮部韻》止收九千五百九□字，毛晃增韻，較《禮部韻》增二千六百五□五字，劉平水之《禮部韻略》又增出四百六□三字，而古書盡變。說者謂韻之失不在二百六部分，而在一百七部之合，陰時夫又較《禮部韻》、毛晃、劉平水韻，刊落三千一百餘字，有去古雅而入詬俗者。又黃公紹之《韻會》分並依毛、劉韻而箋注頗博，增添一萬二千六百五□二字，不為無補。第其次序泥於七音三□六母，又為後人所議。今之韻即

沈約之韻，但古韻之通，似較今韻為是。章黼之《韻學集成》校定四聲，而古韻之通轉亦可類推。請以《雅》、《頌》、《離騷》古歌詩核之，古今通轉之異可想見矣。」子玉避席而謝。

南湘道：「古人講《易》言理不言數，今人講《易》言數不言理。數竟可以該得理麼？且數自康節先生之後無真傳。今之所為太乙數者，可以驗運祚災祥刀兵水火，並知人之貴賤。其考陽九百六之數，歷歷靈驗，其說可以得聞否？」

道生道：「宋南渡後，有王湜著《太乙肘後備檢》三卷，為陰陽二遁，繪圖一百四〇有四。以太乙孝治人君之善惡，其專考陽九百六之數者，以四百五〇六年為一陽九，以二百八〇八年為一百六。陽九奇數也，陽數之窮；百六偶數也，陰數之窮。王湜之說云：『後羿寒浞之亂，得陽九之數七；赧王衰微，得陽九之數八；桓靈卑弱，得陽九之數九；煬帝滅亡，得陽九之數〇。』此以年代考之，歷歷不爽。又云：『周宣王父厲而五幽，得百六之數〇二；敬王時，吳越相殘，海內多事，得百六之數〇三；秦滅六國，得百六之數〇四；東晉播遷，六國分裂，得百六之數極，而反於一；五代亂離，得百六之數三。』此百六之數，確有可驗。但又有不驗者：舜禹至治，萬世所師，得百六之數七；成康刑措四〇餘年，得百六之數〇一；小甲、雍己之際，得陽九之數五，而百六之數九；庚丁、武乙之際得陽九之數六；不降享國五〇九年，得百六之數八；盤庚、小辛之際，得百六之數〇；漢明帝、章帝繼光武而臻泰定，是百六之數〇五；至唐貞觀二〇三年，得百六之數二。此皆不應，何也？甚至夏桀放於南巢，商紂亡於牧野，王莽篡漢，祿山叛唐，陽九百六之數，皆不逢之，又是何故？所以我說數不敵理。理生於自然，數若有預定。故聖人言理不言數，數止理中之一端耳。」

南湘道：「是真快論，可破古今之疑。」次賢道：「休論世上升沉事，且斗樽前現在身。我有一個極瑣屑鄙俚之理要請教請教。我見《越絕書》有慧種生聖、癡種生狂、桂實生桂、桐實生桐之說，我往往見愚夫蠢婦，倒生出絕慧絕美的兒女來。看其父母，先天後天，皆無此種宿因，何竟得此妙果？」

道生笑道：「這個理倒有些難講。然《齊民要術》內說種梨法，一梨〇子，唯二子生梨，餘皆為杜。段氏曰：鶻生三子，一為鶻。《禽經》曰：鶻生三子，一為鶻。造化權輿，夏雀生鶻，楚鳩生鶻，《南海記》曰：鱷生子百數，為鱷者才〇二，餘為鶻，為鼃，隨氣而化。且推之，聖不生聖，賢不生賢。先儒謂揚雄宜有後，張湯宜無後，以人之私智，豈能定天之理？且理有常，亦有變，豈無為氣所感，可以變化氣質。抑或愚夫愚婦，外貌雖蠢，其七情六欲之間亦有一樣不蠢，從此解了這點靈氣，就借此結成，也未可知。」說得眾人大笑。

子雲道：「古人美人多矣，其形之妙麗，唯在人筆墨描寫。見於文詞詩賦者，亦指難勝屈，究以何處形容得最妙，先生肯指示一二處否？」

道生道：「古人筆墨皆妙，何能枚舉。但形容的美人得體，又要人人合眼稱妙者，莫如衛莊姜。《碩人》之詩，先曰：『碩人其頡，衣錦〇衣。』這兩句，就寫得光華射目。『頡如螭麟』，至『美目〇兮』，便字字形容絕妙，不著一襯帖語，不用一假借語，正所謂詠月詠月滿，寫花寫花開，掃去烘雲托月之法，是為最難。若寫服飾之盛，體態之研，究未見眉目鼻口之位置何如也。宋玉《神女賦》未嘗不想形容，但云：『其始來也，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樑；其少進也，皎若明月舒其光。』極言其光亮而已。明日猶可，而白日、屋樑，則比之不倫。而曹子建《洛神賦》復用其意，有『遠而望之，皎若太陽升朝霞』。《神女賦》又云：『忽兮改容，婉若游龍乘雲翔。』而《洛神賦》復用其句云：『翩若驚鴻，婉若游龍。』是真不善體會，以游龍比美人，吾不知其何所見而然。再如宋玉《好色賦》云：『增之一分則太長，減之一分則太短。』只概而言之，不求其實可也。若必細核其人之長短，亦有語病。既云增之一分則太長，則此人真長，減一分必不為短。既云減之一分則太短，則此人真短，增一分必不為長。此又文章之過情語也。小說中有刻劃盡致，言人所不忍言，而令諸者目眩意移，其神情活現紙上，則莫如《雜事秘辛》之描寫女瑩身體，令人絕倒。你們細想：『女媧以詔書如瑩寢處，屏斥接待，閉中閣之時，日晷薄辰，穿照窗窗，光送著瑩面上，如朝霞和雪，豔射不能正視，目波澄鮮，眉嫵連娟，朱口皓齒，修耳懸鼻，輔靨頤頤，位置均適。媧尋脫瑩步搖，伸髻髮，如黝髻可鑿，圍手八盤，墜地加半握。已，乞緩私小結束，瑩面發頰抵攔。媧告瑩曰：官家重禮，借見朽落，緩此結束，當加鞦韆耳。瑩泣數行下，閉目轉面內向，媧為手緩捧著日光，芳氣噴襲，肌理膩潔，拊不留手。規前方後，築脂刻玉，胸乳菽髮，臍容半寸許珠。私處墳起，為展兩股，陰溝渥丹，火齊欲吐。此守禮謹嚴處女也。約略瑩體，血足榮膚，膚足飾肉，肉足長骨。長短合度，自顛至底，長七尺一寸，肩廣一尺六寸，臀視肩廣減三寸，自肩至指長各二尺七寸，指去掌四寸，尚〇竹萌削也。髀至足長二尺二寸，足長八寸，脛附豐妍，底平指斂，約縑迫襪，收束微如禁中，久之不得音響。媧令催謝皇帝萬年，瑩乃徐拜稱皇帝萬年。若微風振簫，幽鳴可聽。』雖文章穢褻，然刻劃之精，無過於此。」

眾人說道：「極是，從古以來，未有量及身體者。」子玉道：「纏足之始，謂始於陳後主之潘貴妃，今《秘辛》之『約縑迫襪，收束微如禁中』，非纏足之始麼？」

道生道：「此不過略為纏束，不使放散，讀『脛附豐妍，底平指斂』，似又非今日之緊緊纏小，必使尖如蓮瓣也。」蕙芳道：「這個尺寸是怎樣？身長七尺一寸，肩廣一尺六寸，怎樣算法？若依今日之尺寸，只怕沒有這般長大人。」道生道：「這是漢尺，比起今日工部營造尺來，只得七寸五分。而營造尺比起民間裁尺，只得九寸三分。依營造尺折算則七七四尺九，五七三寸五，再加七分五，為五尺三寸二分半長。若核如今的裁尺折算，則五九四尺五，三九二寸七，再加上二分二，共長四尺八寸許。這身也就長了，似乎與你差不多，還要略高些。肩廣一尺六寸，核營造尺則一尺一寸五分，核裁尺一尺一寸有零，臀視肩廣減三寸，下體核今裁尺只廣八寸有零，是個纖瘦身材。手自肩至指長二尺七寸，核營造尺長二尺零二分半，依裁尺只得一尺八寸有零。髀至足長三尺二寸，依營造尺長二就四寸，依裁尺長二尺一寸六分，上下長短倒相稱的。足長八寸，依營造尺實長六寸，依裁尺得五寸四分，究與纏足相異，也不為過小。通身算起來，身材覺長了些。要不然，古之美人，總是身長玉立的。」次賢道：「你也實在算得細。當日女媧量的時候，或者量錯了，多說了一寸，也未可知。」說得眾人皆笑。

道翁又道：「都中現有一個極博雅的人，年紀雖輕，與我是舊交，也是個南京巨族。論起世家來，與子雲、星北不相上下，想諸公自必相熟的。」子雲道：「是那一位？」道翁道：「此君姓名名栗，號吉甫，可相好麼？」眾人同道：「久聞其名，恨未一見。」道翁道：「若論考據學問品行，當今可以數一數二了。他也有部說部，是說平倭寇的事，我將他這書的名字忘了。曾經看過一遍，筆下極為雄健。將兩個逆首定江王、靜海丞相罵得真真痛快，實在是才人之筆。」次賢道：「此輩叛賊荼毒生靈，害人多矣，也是人人言之髮指的。既有此罵，也是快事，將來倒要找一部讀讀。」道翁道：「但其人時運太壞，未能大用其才，真真可惜。」寶珠忙接道：「何幸此君，今日竟遇知己。」道翁道：「瑤卿與此君相好麼？」素蘭在旁道：「他的畫畫彈琴，皆是此君教的。前月他們還逛了兩天翠微山呢。他之待此君，也不亞於蕙芳之待湘帆了。」寶珠一笑，道：「何至於此？」子玉道：「前在瑤卿處，見其筆墨高雅之至，大有唐六如的光景。」道翁道：「不特筆墨似六如，命官磨蠍也似六如，卻是怪事。何以古今若合，此又不可以言理不言數了。我明日尚要拜他去。」子雲忙道：「何不為我先容？得此良友，也是快事。」道翁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」

寶珠道：「此君疏懶太甚，不好交遊的。」道翁道：「想與此數君自必水乳。」這一日，屈道翁足足講了一日，人也乏了。吃完了飯，散坐了一會，也就二更光景。劉文澤係舊學生，不敢問難。寶珠問子雲要柄扇子，求道翁題詩，子雲索性叫取四柄扇子出來，給四旦每人一柄。於是寶珠拂幾，蕙芳移研，素蘭磨墨，琴言潤毫，共求道翁留題。道翁也〇分高興，遂將各人的大概，每人寫了七律一首，半行半草的一筆虞世南，並落了雙款。四旦謝了，談了一會各散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